

# 新生代建築師崇尚「原始未來主義」

## 藤本壯介 搭建「城市森林」

■《遠景之丘》

白色腳手架構建三維山形，六十棵植物「漂浮」於半透明地形的頂部與內部，底層的活動、展覽與咖啡廳空間，則被包裹於建築及其玻璃間隔中……這座名為「遠景之丘」的創意空間，是藤本壯介（Sou Fujimoto）最新構築的「城市森林」。「作為一個建築師，我總在思考如何構建某種未來，但並非以未來理解未來。」藤本壯介說，「我想回到人類生存、行為的最初起點，對一切進行反思。」

作為日本新生代最有才華的建築師之一的藤本壯介，著迷於「未來」與「原始」的交融，在他看來，未來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卻與人類最初的需求息息相關。這種想法令他反其道行之，從原始建築中探求未來建築的可能性，其建築理念亦被濃縮為「原始未來主義」。他曾坦言，柯比意（Le Corbusier）對其影響深遠，但這份影響並不來自於某一件作品或是建築理念，而是柯比意的態度。

### 信奉原始未來主義

「近百年前，柯比意就能根據人類最核心的需求，創作出全新的東西，這種基於根本來創新的態度，也為『原始未來主義』所倡導。」自《蛇形畫廊》、《住宅NA》、《武藏野美術大學圖書館》、《住宅N》，再到此番為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主辦的首屆「Shanghai Project——上海種子」量身定製戶外建築場館——《遠景之丘》，「原始未來」被藤本壯介一以貫之。

藤本壯介解釋，《遠景之丘》對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進行了重新配置。格子是一種尋自自然界的結構型次序，但也同時體現着人類對控制自然界所做的嘗試和努力，這是一種既原始又現代的形態。腳手架格子可以靈活變動，人類穿過人造山行腳手架自由閒逛，半透明的建築物與位置不固定的樹木交融，這座臨時建築物將鼓勵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去相遇、停留和探索。

### 預測未來居森林

若說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柯比意將建築抽象為柱子、樓板和樓梯的模式，是一次徹底革命，那麼藤本壯介手中，這三個元素本身，依然在繼續分解。藤本壯介的作品常常顛覆建築明確的空間概念，以曖昧的秩序成就「機能隨形」的狀態，使人聯想到人類最早居住的洞窟，空間區分隨人的行為而定。他對白色鋼結構

似乎情有獨鍾，因為居住其中，或能體悟祖先棲息於樹上，所獲得的空間豐富性。

「房屋不是一個死板的盒子，人們應該可以自由選擇空間的使用方式，自由定義每一個角落、每一級台階的功能，」藤本壯介認為，如果空間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人們就會變得更加開放，生活也會平添諸多樂趣。至於外界評價這樣的設計或欠舒適度，他倒不以為然，「在森林中你會感到十分舒心，但森林並沒有提供便捷的生活、坐臥的柔軟，我嘗試在自己的建築裡重現這種森林般的舒適感。」事實上，他甚至還會故意添加高低錯落的空間，甚至是陡坡，以營造森林的感覺。

今次在上海暢想2116年的建築，藤本壯介就預測，100年後人類可能會住在人造、或是半人造、半自然的森林中，這種森林是一種多元化空間，包含有大小不一的元素，既具有開放性，又能帶給人舒適、親密的感受，與現在的空間相比，沒有太多邊界，外部與內部的關係，變得更加豐富。

### 回鄉鞏固建築理念

藤本壯介自幼生長在北海道，初來東京求學，最先是被兩個城市的劇烈反差所震撼，年紀漸長，卻發現兩座城市實無差異。在被森林包圍的北海道，社區被切割成一塊



rofile

1971年出生於北海道的藤本壯介，是日本新生代最有才華的建築師之一。他在1994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系，六年後成立了藤本壯介建築設計事務所，之後便獲獎無數，其中包含 Liget 布達佩斯匈牙利音樂博物館國際設計競賽一等獎（2014年）、《華爾街日報》建築創新者（2014年）、蒙彼利埃國際設計大賽特等獎（2014年）、第十三屆威尼斯雙年展國際建築展日本館展示金獅獎（2012年）、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國際基金（2012年）、台灣塔國際設計競賽一等獎（2011年）、Beton Hala 海濱水中心國際設計競賽第一名（2011年）、JIA 日本建築大獎（2008年）等，亦曾連續3年奪得 Architecture Review Award。

塊，人們就在一塊塊範圍中活動，行走於東京喧鬧的街道，周遭一切亦是碎片。「我突然領悟，若北海道是自然森林，東京就像人造森林，建築與森林好像是一回事。」他回憶道。自此以後，他便開始構建自己的建築哲學，「建築的根本，與自然同宗同源，只有將兩者結合，才能創造出理想空間。」

東京大學畢業後，藤本壯介並未如同學一樣，到一流建築事務所尋求發展，而是回到北海道做「無業遊民」，這在旁人看來真是不可思議，但他自有道理。他坦言，畢業時確實也曾考慮至伊東豐雄或妹島和世的事務所工作，但又擔心兩位大師個人風格太強，自己尚未形成風格即已迷失。

回到老家北海道的藤本壯介與父母同住，每日只是看書與思考，兩年後重返東京，才開始參加一些設計競賽，卻遲遲得不到業界認可。「紙上建築師」生涯頗為心酸，六年裡他實際建造的項目僅此一個，項目的業主還是他的父親。但也是在此期間，他的理念日趨成熟，一磚一瓦搭建着心目中的建築王國。

### 鍾情舒服小角落

作為建築師的藤本壯介，私下最鍾意的空間卻是舒服的小角落。「前面有一塊敞開的空間，背後是一個簡單的角落就不錯，每次去咖啡館都會選這樣的座位。」他笑言。在其看來，



■藤本壯介2011年作品《住宅NA》。網上圖片



■半透明的建築物與位置不固定的樹木交融，將鼓勵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去相遇、停留和探索。

從建築角度而言，這樣的角落有一種空間上的二元對立，「你被一塊空間保護着，同時又能面向一塊敞開的空間，充滿着可能性，能讓你隨心所欲。」

「這種二元對立，或是兩個極端的共存——小空間、大空間；簡潔性、複雜性；面前的自由、背後的保護……亦是一種自然的需求，」藤本壯介說，他每次創作時，總是在思考如何將截然對立的空間屬性和價值結合起來，而這樣的小角落正是這種建築理念的簡單體現。

藤本壯介對建築很有天分，但在選擇學習建築之前，其實他更著迷於物理學。「我看了一些科普類書籍，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許是因為我喜歡思考新的事物、思考關於整個世界的新概念，而物理就是這樣一個學科——基於真實世界，卻又可以讓你思考真實世界背後的驚人理論，當然最後我放棄了，可能是腦子不太好吧。」不過，他很快便發現，原來學習建築也能帶來相似的感受，「建築思維同樣令人着迷的，它不僅設計你眼前所見，也需要思考背後複雜的規則和理論，這些規則和理論雖不至像物理學那麼嚴苛，然而思考整個世界，思考實際的空間及其背後的概念性思維，會改變你對眼前所見的看法。」

# 曾建華《無》再探生命意義

本地藝術家曾建華的作品，時刻充斥着哲學的晦澀難明，卻又對文青有着致命吸引。從去年威尼斯雙年展的《無盡虛無》，到由即日起至11月6日於西九文化區M+展亭舉行的展覽《無》，他再以一系列隱喻和寓言式陳述的哲學、文學與宗教概念，融合電影、音樂和流行文化元素，以個人內心世界中不斷起伏的情緒，迫使我們重新考慮人生的荒誕和虛無。

曾建華曾經是虔誠的基督徒，卻深受德國哲學家尼采的影響，對宗教價值觀抱有質疑，前作《無盡虛無》便是以尼采的思想貫穿始終，通過川流不息的河流影像來強調世間萬物的無盡變化。而《無》則是《無盡虛無》的演化和延續，也是他在威尼斯之後，對生命虛空的更深體會。為何在作品標題中使用刪除線？原來「無」意味着非存在，當使用「無」這個字，便成就了「無」的存在，於是他必須在作品題目中再一次自我刪除，同時，《無》也暗示一種困於牢籠的狀態。

他說：「我構思這個展覽時，會聯想到較多理論，部分與去年威尼斯

展覽有關，例如尼采的『永劫回歸』及循環的概念。不同的是，這次參考了《馬克白》的文本，它談到人生好像會經歷許多，要追求很多慾望，但其實所有事情到最後只屬虛幻，甚至是一場虛無。其實平時做得最多的事都是讀書和看電影，當然也會上網了解國內外時事。威尼斯之後有段時間，會經常有些不同的想法生出，也專門為此讀了更多的書。當我知道會在這裡做展覽時，就將這段時間內思考的事情整理出來，創作了這個作品。」

### 就地取材盡用展場空間

其實，《無》為一個場域特定的裝置，試圖建構一個讓人沉浸其中的獨特體驗，探索生命的本質以及無法逃避命運的事實。M+展亭露天平台的天空、通道和旋轉樓梯，統統成為了他作品的一部分，分別代表形而上境界、人類的世界及被泥土淹沒的不歸路，而平台原有的樹也有着強烈的象徵意義，既可以是基督教的「生命樹」，也可以是佛教的「菩提樹」。曾建華從來都善於

就地取材，「我自己喜歡做與展場有關的作品，也希望盡量用到每一個地方。這個露天平台極具特色，若可以利用那塊空間和那棵樹，將它變成我作品的一部分，會十分有趣，同時場館四圍外牆的光面物料也自然創造出了一個特別的鏡光反射效果。除此之外，展場所在地域的文化和身份，我卻不會特別在意。」他說。

從明亮的室外走入室內，黑白灰瞬間成為唯一的色彩，這種強烈的對比也正是他特別做出的效果，「無論是日夜、內外、大小還是開關，都可以透過對比而使兩種特點更加突出。」在作品的室內部分，灰白影像或動或靜，多是他根據腦中的影像搜尋、製作的 footage 及 final image，他說：「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會將找到的圖像後期編輯製作，使其更接近自己想要的效果，想藉它們背後的意思來傳達訊息給觀眾。」

■樹木、天空、平台通道及外圍的旋轉樓梯都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分。



### 觀眾看不懂是好事

曾建華的創作從來背後隱藏無限深意，參考資料眾多，《無》有參考及取材於美國導演史丹利庫布力克（Stanley Kubrick）的電影《發條橙》、樂隊 Nirvana 的主音兼結他手 Kurt Cobain 的音樂創作、莎士比亞的《馬克白》以及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Bela Tarr）的電影《都靈之馬》等。當被問及是否擔心觀眾無法理解箇中含義時，他答道：「每個人的知識層面都不同，我從未預期所有人都會了解作品背後的含義，每個人的理解能力不同反而是好事，他們可能會額外捕捉到另外一些特別的事情，這種多樣化會使作品更加有趣。」

從露天平台上仿如生命輪迴的圓圈狀詩句，到角落那個充滿壓抑情緒的小房間，作品中總是不乏以文字直接表達的部分，對他來說，文字在創作中佔據重要位置，也可以更清楚地將他想要講的內容傳達給觀眾，「近兩年我似乎已經做了太多關於文字的作品，慢慢開始感到無甚新意，有時甚至認為文字表達過分清楚和直接，所以現在會想用多一些美術和圖像去表達。」看以監督景象隱喻人要接受荒誕且重複的思想改造方能被社會接受，看以虛弱的驢子身影暗示被責任感束縛營役役過活的我們，曾建華的作品總是有這樣一種淡然卻直擊心靈的力量，彷彿有很多話想說，卻低調如他，在策展人導賞時安靜地坐在一旁。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西九文化區提供



■以監督情景隱喻人們必須遵循荒誕的重複並接受思想改造，方可被社會接受。 ■關於樹的明示和隱喻貫穿了整個展覽。

■曾建華持續對人生意義進行探索。